

跨界——向視野的邊際出發

遊唱音樂客 一儕人行到美洲

姓名：溫尹嫦

出國期間：98 年 02 月 11 日至 04 月 24 日

出國目的地：拉丁美洲三國——古巴、秘魯、阿根廷

一、前言

『為了要分辨其他城市的特質，我必須談論暗藏其後的第一個城市。對我而言，這個城市就是威尼斯。』

『那麼，你應該從出發點開始講你的旅行故事，如實地描述威尼斯，說一切有關她的事物，不要遺漏任何你記憶所及的事。』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第六章首〉

然而，在故事的終點，在關於五十五座形貌各異的城市的敘述裡，馬可波羅始終沒有向忽必烈汗描述他想聽見的那個威尼斯，如同此刻當我意圖讓七十二天的旅程凝固在字句下、在紙面上，卻驚覺我描述的將會是隱身其後的第一座島嶼。語言是一種不可能的謬誤，最終的目的地也並不存在，記憶中的形象，一旦在字詞中固定下來，就被抹除了。因之，在旅途的終點，如果我能說什麼（看似）甚有見地的話，我會說，如實地敘述每一座城市與藏身其後的第一座城市，的確都是不可能的，但那是我將試著做的。

上一個冬天，在懸在城市半空中的會議室裡，我始終沒來得及數清究竟有幾個誰坐在馬蹄形長桌的周圍，聽和談論著一個仍舊虛幻的計畫，只記得我用了許多具體的數字（日期、字數、照片的數量…）試圖讓煙霧般的計畫看起來凝固一些，也記得聽到了那麼一句話：

「如果你拿到這個計畫，我們所期望的，你所提的採集和街頭藝術環境考察的計畫反倒都是其次，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們期望的是你用你本身的敏感，去走、去體會、去感受…」

那像是在說，如果你的計畫像一條滑溜難以捉摸的蛇，它本來就不應該長腳（完全戳破我逆向操作的意圖）。而就在四個月過後，當回程的飛機越過太平洋上空時，我確實感覺到我是那麼地想將我的 M-Audio 和照相機都扔進窗外的雲裡，因為重要的東西都已經銘刻在走了那麼遠又啓程返航的身體和記憶裡了。

日記的摘錄會是我用以整理旅程、和旅途中的自己對話的方式，也是這份報告書的主要形式。

啟程，朝東方走三天，你就抵達了…

二、實際執行情形

起飛

2009. 02. 11-2009. 02. 12 Taipei-Vancouver-Toronto-Havana

2009. 02. 11 Vancouver

「兩小時前降落在這個城市，據說室外地面溫度是 4°C，街道很整齊，夜晚的燈光很美，十小時的飛行時間，我已經越過太平洋來到地球另一端。午夜十一點五十五分起飛，十小時之後落地是傍晚六點多，仍是黑夜，如此長時間的黑夜。」

2009. 02. 12 Toronto

「比起和人聯繫，飛行算是件相對容易的事；走對地方，說出正確的回答，在一些已成為規則的標準之下讓自己的意思被理解，或者是，去理解對方。」
「走了這麼遠了，一下子、一時要回去也回不去了。並不特別想家，但很思念我的行李，只要吉他在手中我就一切都好了。只要能唱自己的歌。」

因為生活的預設值將地面活動視為常態，飛行只是一個短暫將人和物轉運的過程，從地面經過空橋進入機艙，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作行李，被打包、搬運，到達目的地之後再打開行李，人走出機艙就像他們打開行李，取出襯衫或毛巾一樣。

密封、加壓，機艙是一個罐頭，連同起飛地的空氣一起，原汁原味地將人們和他們的牙刷移動到另一個空間，無關起降的機場，飛行是一個純粹的狀態。它是時間以外的時間。

破除黑夜之後就是白晝的地面物理定律，我第一次體會到黑夜之後仍是黑夜，漫長的黑夜。設若不停地跳上向東邊移動的裝置，就能一直停留在黑夜裡，計算 365 天的絕對時間之後，就以始終駐留在地球自身的陰影裡的狀態度過一年的時間。但對於沒有經過一個完整的黑夜—從天黑到天亮—這一天就沒有完結感的我而言，無盡的黑夜像是一個沒有終結的夢，時間在自己裡面迷航了。

在正確的時間走過正確的開口到達正確的登機門，然後起飛、降落，一樣的標準程序和一樣的路徑，某幾個時刻我感覺到，其實我哪裡也沒去，一直到飛機降落在哈瓦那郊區大片紅土中的 Jose Marti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才從沒有終結的夢境裡醒來，醒來置身另一個熱天午后的夢境裡。

旅人I

2009. 02. 12-2009. 02. 22 Havana-Trinidad-Cienfuegos-Havana

2009. 02. 13 Havana

「在哈瓦那的第一夜。我醒得很早，因前一天洗了澡便早早入睡的緣故。我大約凌晨兩點多就醒來，置身一個陌生的房間，睜眼的時刻一陣心慌。」

2009. 02. 15 Havana

「昨晚我的 M-Audio 突然失靈，出國後手機也一直無法充電，本來覺得好沮喪，每個電器都跟我過不去，想想又覺得算了，internet、telephone，這些東西讓人無法真的離家，而 camera、recorder，讓眼睛忘記去看真正的風景，也忘記用耳朵去聽真正的聲音，所以東西壞了是好的。」

2009. 02. 18 Trinidad

「旅人忍受長途旅行的口渴、飢餓、乾燥和種種不便，去到遙遠的地方究竟為了什麼呢？就像我一直想問那個爬山的人，背上那樣沈重的裝束，頂著烈日、吹著風，走在無人的山徑，夜晚躺在安靜的山中，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那些驅使我們遠離已知的平安、穩定、每夜縱使驚醒也不致感到不安的床榻、愛人的擁抱…驅使我們遠離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到底渴望在未知的世界找到什麼呢？草原、沼澤、海、沙灘、房子，我們不都一直在異鄉印證心裡那個世界，也許色調不同、質感不同，但因為我們可以指出它的名字，事物才顯現出它的意義，否則，『樹木與石頭，就只是樹木與石頭』。」

2009. 02. 19 Trinidad

「因為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開始型塑一個我們自己的世界，那個世界一直相對著外在的世界，以自己的步調成長著，有自己的語言和形象，縱然身為一個旅人，透過長時間的移動，到達另一個新的世界，我們卻不可能逼近『真正』的世界，因為是以心中那個世界的形貌去理解外在的世界的。但或許可以透過這樣的移動，去接近內在的城市，讓它的輪廓愈加清晰。」

「而我現在知道什麼時候心可以終止流浪了，那就是當我們明白事物真正的意涵、本質，當我們明白葉子不同的形狀其實都意指陽光、空氣、水和土壤，那麼就不再需要看見『異鄉』的葉子了，那個時刻我們不再需要離去，那個時刻，葉子就只是葉子。」

初抵哈瓦那，因為時差的關係我總在凌晨兩點驚醒，睜眼看見挑高的天花板，除了柔軟的床、小茶几、桌燈、衣帽架和打開的行李、吉他之外空無所有的房間，總是一陣心慌。

到底爲了什麼，走到這樣一個陌生又遙遠的地方？和我的島嶼相類的緯度，哈瓦那在2月初卻是晴朗無雲的天氣，耳中聽見的聲響不同，空氣的氣味不同，水的味道不同，我想就連土壤的組成也不同。而我手中，只有兩個半月後從另一個遙遠國家返程的機票。

我們依賴一切熟習的事物，語言、電話的撥號盤、不管從哪裡打開都長得一模一樣的 Google 頁面、茄汁義大利麵或者是能夠辨識的沙拉醬……既然是同樣的沙拉醬，在哪裡吃不都一樣嗎？有時人們遠離家、人們旅行，飛行、航海，不見得是爲了去到「遠方」或「他鄉」。

也許，爲的是回到「家鄉」。

每座城市都從與它相對立的荒漠那裡獲得形貌。他鄉是一面反相的鏡子，映照出我們熟悉已久的那座城市或那塊土地，「不同」的元素提示我們那些我們一直以爲是屬於我們的，那些我們已藉由習慣而內化爲「相同」的。看見「不同」、意識到「不同」，是爲了映照那些「相同」。然而我們往往還要在滿目的「不同」當中尋找「相同」的可能性，確認其存在或否，才能心安。

有些人停留在原地，有些人去了遙遠的地方，然而無論是多遙遠的地方，透過網路、電話線路、郵政，究竟是什麼驅使人們總要以看不見的絲線將彼此綁縛？地圖上頭，疆界的遠方總是可以透過各種移動方式抵達，但心靈上的遠方又在哪裡呢？如果那條看不見的絲線始終存在，人類的心靈終究難以去到真正的遠方。又或者，置身遠方卻又不那麼遠，這份拉扯正是人活著需要的；而又或者，遠方，從來不是透過物質的移動可以抵達的。

那麼實在不必走這樣遠的路了。

旅途中相遇的每件嶄新事物都在教導我們那些名詞背後真正的意涵；語言的真相是一種謬誤，因之陌生的土壤、陌生的語言才能讓我們剝離語言，體會隱身其後事物本質的存在。越是驚鈍一又或者越是無法單純地去相信事物一的人，才要走過許多城市和鄉村，去映照心裡、版圖上的那座城市。爲了看見光而有黑夜，爲了明白滋潤而有口渴，所以爲了「家」而存有「異鄉」。

街頭I

2009. 02. 22-2009. 03. 05 Havana-Santa Clara-Santiago-Vinales-Havana-Lima

2009. 02. 28 Santiago de Cuba

「從 Plaza de Marte 移動到 Plaza Dolores，還是一樣熱，但這裡有音樂、conga、guitar、double bass，還有小提琴手。」

2009. 03. 04 Vinales

「往 Vinales 的巴士上裝滿了白人遊客，認識了兩位阿公阿嬤級的單身旅人，下午我們在小教堂的廣場上再度相遇，我就坐在那裡唱歌，他們就坐在那裡聽，有當地職業歌手經過那裡，也唱了很棒的歌，之後，北歐阿嬤告訴我旁邊 casa 傳出來的是起源於黑人傳統信仰的非洲歌曲，只有歌聲和鼓的節奏，非常原始的感覺。」

2009.03.05 Havana-Lima

「我卻看見這個國家把人民養得很快樂，無論他們做什麼，就算是想賺觀光客的錢。他們是快樂的，每條街道都有歌聲。這個國家給人民免費的教育和醫療，這個國家讓它的人民心裡有一個英雄、有革命的熱情。這個國家用一份三明治的價格把小王子賣給它的人民。我想我發現這裡的祕密了，這個政府希望它的人民吃那些知識就像他們每天吃三明治一樣，至於音樂，昂貴的 CD，雖然他們負擔不起，但既然每個人都是歌手、都是音樂家，他們又怎麼需要買 CD 呢？」

在我的島嶼上，我一直以在街頭風氣不盛的地方做街頭演出而驕傲地自居，然而在古巴，街頭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我無意在此蛇足地探究國家發展史、社經結構，或倡導任何一種主義與改革，有太多專家學者和旅行家可以去做這件事；然而型塑街頭「藝術」的氣氛，確實與古巴的靈魂密不可分。

我們都曾誤解「街頭藝術」，又或者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種謬誤；我現在必須承認我並不知道什麼叫「藝術」，更遑論所謂的「街頭藝術」。過去我一直以為，當人類社會發展到某種程度、當人們開始有閒餘的時間與物質資源，自然會追求某些精神層次的享受，這種憑藉某些條件才能存在的東西，或許就是我們所謂「藝術」。「藝術生活化」或「生活藝術化」這類口號，只屬於那些早就為了某些原因將藝術與生活切割開來的人們，他們一或許是在社會與時代的潮流之下一辛苦卻也理由充分地追求物質，在物質的盡頭感到虛空之後，轉而創造這樣的口號，開始一個新的一並且更不容易到達盡頭的一追求，將「藝術品」標價、售出、買入，使用的還是同一套符碼。

離開古巴前，我到商店去買了一些當地樂手與民謠的 CD，價錢近似在台灣購買的 CD，就習慣這個價格的我而言，這些 CD 一點也不貴，但對當地人來說，一個中學教師的月薪，頂多就是購買五、六張 CD 的金額，他們根本買不起這些唱片工業的昂貴產物。然而，既然在古巴，行走在任何一個大小城市的街頭，無時無刻都可以聽見音樂，既然他們每個人都是音樂家一不是樂手的也都能唱上幾句，我想不出來他們為什麼要買 CD。

在地球另一端的島嶼上，我們擁有成櫃的 CD 和書，有音響電視電腦冷氣冰箱，我們甚至還有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和電話，在我們的房子裡什麼都有了，卻也正是這些東西讓我們離真實的人群好遙遠。

在古巴，人們的家裡什麼都沒有，所以他們總喜歡坐在家門前、廣場上，聽歌唱歌，或隨著音樂起舞、喝 Cuba Libre、吃小販賣的冰淇淋、看廣場上來來去去的人（以及許多的觀光客和鴿群）；他們的步調也許趕不上我們，但他們邊走邊唱歌跳舞，彼此之間十分、十分靠近。

儘管只能享有簡單、貧乏的物質，但他們精神上很富裕；當然這句話也可以說成「儘管他們精神上很富裕，物質生活卻簡單而貧乏」。這是一個沈浸在夢境裡的國家，它的人民都崇拜領導革命的英雄，都醒著做美好社會主義的白日夢；而我們將物質發展到了極致，也發展出一個窘迫、啞然無言的現實生活，最後創造了另一個虛擬的平行世界，在網際網路當中夢遊卻以為自己醒著。我們也許比較聰明、懂得享受，日子卻沒有過得比較幸福。

如果真有「藝術」這個名詞背後的本體存在，它原是與活著密不可分的東西，不是跟隨任一價值其後而來。如同「街頭」，它是精神，是一種生活態度。

街頭II

2009. 03. 05-2009. 03. 16 Lima-Ayacucho

2009. 03. 10 Lima

「盲眼吹笛手站在街上吹奏他的木笛子，行人視若無睹地經過他，因為事實上，他們才是瞎的。」

「這裡和古巴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在古巴，無論我在哪個城市，甚至沒有自動提款機的小地方，永遠都聽得見音樂，那裡的人，如果不是吉他手、鼓手、貝斯手、就一定是歌手。」

「今天在 Metro 附近的人行道上看見吹笛手，但已經有點年紀了（像古巴的老樂手們一樣），天黑之後，有一種很特殊的氛圍。」

「我的環境比那些歌者們『好』，所以我可能（藉由錄音、出版）達到更高的地方（成就），但我做不出那樣的音樂，也沒辦法讓我的城市到處都聽得見音樂，人們買得起 CD 和音響，所以他們不需要街頭歌手。」

2009. 03. 12 Lima

「早上在公車上遇到了排笛手，他先吹了輕快的曲子，然後是 El Condor Pasa，在車窗外的人行道上也看見了吉他手，一個人、一把吉他。」

從古巴到秘魯，從哈瓦那到利馬，像是時光旅行。

當我走出機場，一下子硬生被扔回了現代化的大都市，吵嚷的車輛、寬闊平整的六線道、玻璃帷幕高樓、超市、穿著黑色漆皮高跟鞋與套裝，步伐

飛快的上班族女郎，這一切太快太逼人，我一時錯覺置身台北街頭。

就在抵達的那個傍晚，遇見盲眼老吹笛手，胸前掛一個供聆聽者打賞的小鐵罐，站在平整漂亮的人行道鋪面上，吹奏他嘹亮的木笛子。然而來往的行人多半視若無睹地經過他，對他們而言他像是街上的廣告看板，只是沒那樣閃閃發光，他像是路燈柱或消防栓，或者是一件功能性不那樣醒目的街道家具。我提著超市購物袋站在他身旁好一會，有人在鐵罐裡投入零錢他便伸手將零錢取出，放進口袋前用手指確認金額或是否偽幣，然後再吹奏長長的下一個曲子，然而那些投入硬幣的人卻鮮少駐足聆聽。我站在他身旁從黃昏聽到天黑，那些曲子是從山上來的，就像他的笛子，曾經是生長在森林裡的一棵樹。

混濁的城市裡，他的笛聲像是一隻唱歌的鳥，在廣場上我已經看過太多一模一樣的鴿子，但還沒有見過一隻唱歌的鳥。

隔天我帶了錄音機再去找他，一樣的日落時刻他卻不在那裡。同樣的街道，同樣視若無睹的行人，我想盲眼吹笛手的笛聲有穿透、幻化黃昏的魔力，所以當他不在，那裡的空氣和前一天完全不同了，那個時候它就像每一條其他的街道一樣，完美地向每個十字路口鋪展，平整得像一條制式化的生產線，沒有任何差別。

我並不確知一座城市有多少空間屬於室內與暫時的停滯，另外有多少空間屬於室外與流動，然而遇見盲眼吹笛手的場景告訴我，透過音樂我們可以讓熙來攘往的流動空間變成一座劇場；因為這個時候我們有一位來自山上的盲眼吹笛手，路燈冷白的光可以被宣告具有一種寂寞的味道，又因著他無意凸顯那寂寞，木笛子的顫音讓鞋跟叩地與交通警察的哨音變成另一種音樂，幽默的。那是些我們本來完全聽不見的聲音，全都因為他而聽見了。

我們以為，沒有街頭音樂我們也並不缺少什麼，然而吹笛手不在的時候，其實人群都是聾的。

後來我離開了首都，到山上海邊甚至沙漠裡去尋找音樂，這舉動像是冬夜裡去尋找一朵開在夏日豔陽下的花朵，季節不對、時間也不對。我並非偏執一旦潔癖地一認為那些在週末夜晚小酒吧或餐廳裡為觀光客演出的歌曲不叫做音樂，只是我想尋找的不是只為外來者而存在，而是即使在今天，母親依然為孩子而唱、人們依然為土地而唱、或者情人依然為那些滿天星斗的夜晚而唱的歌。

從古巴到秘魯，北半球跨到南半球，實際距離更遠了，心理上卻感覺離我的島嶼彷彿近了些，尤其大都市裡追求進步和繁榮的味道和速度。在街頭仍有一些音樂人打鼓、吹笛或彈琴唱歌，然而比起古巴已是少數了；比起島嶼呢？數量相仿，但他們還保有多一點自己的味道，別緻的木笛、排笛、手鼓、或者一些名字發音奇特的打擊樂器，拿著自己的樂器，他們唱的歌距離這個世界的「主流」音樂是遠的。

這個祖上積德的國家，以世界文化遺產與自然景觀為主的觀光業為最主

要收入來源，所以他們沒有全力發展工業與工業社會的現代化，雖則觀光業勢必帶來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因著在發展「觀光」的前提之下，一些只屬於當地的傳統—包括歌謠和獨特的器樂—才得以倖免於難。而我的島嶼沒有這樣幸運，在進步和現代化的潮流裡，我們被迫—被自己的選擇逼得沒有選擇—失去太多自己的聲音。

音樂被灌錄成 CD 的速度越快，它傳播的地方越遠越遼闊，它在自己的原生地被活生生聽見的機會竟就越少了，像我的島嶼。這是我頭一次意識到遠比盜版、mp3 可怕的東西，叫做不再有原始的音樂可盜、可拷，到了這一天，枯竭的是人類的靈感。mp3 與盜版光碟也許令許多創作人面臨生存的艱困，創作人卻是生命力異常堅韌的品種，再惡劣的環境他們依舊能夠生存；而人類靈感的枯竭雖不致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伴隨先進、快速、繁榮，我們失去手作時代的溫度，這對於「活著」，是一種無可挽救而且無法計量的損失，可怖的是，人們並不以此為損失。

每個現代化的工具都是兩面刃。我們以為錄音技術的進步是好的，因為它為我們保留了許多好的聲音，它讓我們可以把這些好的聲音傳揚到它未曾去過的遠方，然而當人類對技術的駕馭到了一定程度，技術卻反而成了另一種對人類感官的操弄。在錄音室裡，歌手的音準可以被專業的軟體修得分毫不差，延音、顫音、呼吸、甚至吉他手的指頭磨擦琴絃的聲音，沒有一樣不能在錄音室裡做得維妙維肖，到了一切都可以假造的年代，人們認那些假造為真實，這卻是一種巨大的嘲諷，技術對於操弄它的人類的嘲諷、人造的機器對於人類耳朵的嘲諷。在這些技術面前我感到擔憂了，因為我的耳朵不知道那些我聽見的，將要帶我到哪裡去。

唯有瑕疵無法被假造，這是現場演出與街頭給我的感動，當歌手演唱了兩個小時之後，聲音裡的疲憊是機器仿製不出來的，那疲憊具有人類真實的溫度，而這份真實珍貴無比。

朝聖 I

2009. 03. 16–2009. 03. 21 Ayacucho–Andahuaylas–Cusco–Aguas Calientes–Cusco

2009. 03. 16 Andahuaylas(elev2980m)

「昨天突然發燒、喉嚨痛、暈眩、腰痠，本以為是腎臟又發炎，後來才發覺，可能是高山症，服藥之後好些了，臨時決定晚一天往 Cusco，故留在 Andahuaylas 過夜。」

2009. 03. 18 Cusco(elev3326m)

「因何來此？在秘魯我問自己的頻率遠大於在古巴那時。為了清楚縱使自己

一個人，疲倦、暈眩、虛弱，我仍能堅強、堅持下去，但堅強並不意謂不需要任何人。」

「在這裡我沒有找到音樂，但我一定得到了一些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在秘魯不像在古巴有那麼多和人交談的機會，所以持續跟自己對話，那很好。」

因何來此？旅行與朝聖的不同在於目的，然而卻又好像沒有那麼大的不同，許多旅行也帶有一些追尋，或者從無到有，從只是出走，到後來竟自然衍生出一些始料未及的東西。如果將定義稍微放鬆，朝聖也許算是旅行的一種。

我的旅程走到某一天竟突然出現一絲朝聖的意味。那時間點大約是我終於在 Lima 辦妥阿根廷簽證，離開海邊平面上的首都前往山區的時候。

搭乘長途巴士離開 Lima，沿著海岸往南，海岸邊就是沙漠，這種景象對我而言難以想像且匪夷所思，四個鐘頭後到 San Clemente 轉車，下午搭上往 Ayacucho 的車往東進入山區。

那下午，當我背著大背包提著吉他在 San Clemente 一個路邊雜貨鋪背後的小售票房裡坐下，做好準備要等上三四個鐘頭而且車還有不開了的風險，我不斷在心裡咒罵自己要是惹上麻煩也是自找的，手上的旅遊書說夜間乘車能避免就應盡量避免，算算時間，一天裡唯一一班巴士出發加可能延誤的時間，再加上票口說的六個小時車程，勢必是晚上十點左右才能到達了。天黑之後還得坐在塞滿陌生人群的巴士裡，天黑之後才能抵達陌生的城市，想是傻氣多於勇氣，我在票口考慮了幾秒鐘還是決定買票出發。

坐在鳥不生蛋又燥熱的小村落路邊等著車，又一次「因何來此」「因何等待」的疑問大大浮上我心頭，而且，等待是一班未知的車，它要帶我去的地方也是未知的所在。從書上我只大概知道人們說在那座山上的城市裡，有著三十三座教堂，這說法是爲了附會耶穌基督活在人世的年數，每年一座，然而實際上教堂的數量更多。

等待未知令人好奇也不安，過了票面時間之後車遲遲未來，那時的每一分鐘我至少問自己一百次真這樣等下去還不來怎辦，又是半小時之後，我坐上了將開往山城的巴士。車況很新，但路況不佳，進了山區之後窗外又是大霧，加以之彎來拐去的山路，這絕不是一趟舒適的旅程，我盯著時鐘看的次數頻繁得讓時間的推移緩慢無比，路似乎無止無盡也無法回頭。

窗子的細縫竄進來的空氣隨高度和夜晚越來越顯冷冽，晚上十點左右巴士沿著山麓緩緩下降，擁有許多教堂的高山城市在安靜的夜晚滑進視野，我看見兩座星空，一座在地面，另一座倒映在天上，就在那瞬間，我突然完全明白等待的意義。

朝聖 II

2009. 03. 21-2009. 03. 26 Cusco-Puno-Arequipa-Nazca

2009. 03. 23 Arequipa

「如果是過去，我一定會說來秘魯找音樂的我真是白癡。但現在我不會那樣說了，因為有些東西，比那還重要。我所到達的高度（不止海拔上的），還有寂寞、孤獨、疲倦、暈眩、口渴和疼痛，某幾個時刻我的心裡真的曾有恐懼，恐懼和深深的沮喪，但那只在剛開始的時候。回望走來的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到這裡來的。」

「前往 Aquas Calientes 的火車上，滿載著要去 Machu Picchu 的人們，人們可以選擇走 Inca Trail 或是火車、巴士到馬丘比丘。…然而那兩天裡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反倒不是去 Machu Picchu 那天，而是前一天，一個人爬 Putucusi 去看 Machu Picchu 的時候。」

「因為是在旅途中相遇的，我們可以選擇相遇時的樣子，很自由地。我只有背包和吉他，一本小王子就足以和陌生的旅人連結在一起了。」

「人走許多的路，換過許多房子、衣服和伴侶，為的是一個終點嗎？To love what you have. 也有人說敢於作夢的人才可能到達另一種高度。」

朝聖的路從來都不好走。就說是爲了磨練人的意志、考驗信仰的堅定，但這麼說也太輕易，用說的絕對太輕易。

到達 Ayacucho 的第三天傍晚，身體出現強烈的不適，腰部疼痛、發燒、喉嚨痛、頭痛、暈眩、耳鳴、疲倦，口渴但喝了水有下肢水腫的感覺，我一度擔心是腎臟炎，考慮要就醫之前突然想起有可能是高山症，翻了書發現只要超過海拔兩千五百公尺就有可能出現症狀，而我在約莫四十個小時之前，直接從海岸邊爬升到兩千七百五十公尺的海拔高度。然而高山症狀出現得緩慢也和我想像中不同，所以一直沒想到可能會是高山症，直到這時我才想起背包裡的藥物的存在。

那之後十天左右的時間，我一直在高山城市之間移動，雖然在高山症藥物的幫助之下不再出現嚴重不適的症狀，但山間夜晚極濕冷、白天酷熱，因路況不良而大半路程都用二十到三十公里的時速顛顛晃晃翻山越嶺的長途巴士、背包加上吉他，從氣候、行程到我的行李都造成體力上很大的消耗，十天之後回到低海拔的城市，背包裡沒有一件乾淨的衣服，驚覺鏡子裡的自己又黑又瘦，雙眼出奇地有神，而且亮，煥發出一種奇異的精神力，看起來像是修行得道的高僧。

當肉體的困乏到了一種極致，心靈確實會抵達另一個境界，這很難言喻，但我在秘魯的高山地區移動時，的的確確體會到這個，這趟旅程，意外地成爲朝聖之旅了。

前往 Machu Picchu 的前夕，我在 Aguas Calientes 傍著河的一間民宿住下，夜裡數度被大雨聲驚醒，醒來發覺不是雨聲，是河水，有如山洪爆發、千軍萬馬奔騰的巨大水聲；醒來渾身濕透，也許因為山中的濕氣，但睜眼那瞬間我錯覺睡著的時候就置身溪谷裡。那時刻有如天啓，我沒再問自己「因何來此」，莫名地就堅信只要一直走下去，日落月升，黎明黃昏，總是會知道那些個時刻究竟為什麼我們在那裡做了些什麼。

背著背包帶著吉他，我一路去到 Ayacucho、Cusco、Machu Picchu、Puno 和 Arequipa。當我離開了山，才發覺想念山中的靜，一個人背著行囊順著山徑不停走著，不說話，也不必思考下一步朝向哪個方向，頂多就低聲哼幾個音，提醒自己還存在著，不停地走著。

那些時刻很奇妙，遠得靜得好像不會再回來了似的。

朝聖III

2009. 03. 26-2009. 09. 31 Nazca-Huacachina-Lima

2009. 03. 26 Nazca

「到 Mirador 去看 Nazca Lines。…沙漠裡，一座不出三層樓高的鐵塔（很小），在那裡可以看到的是 tree、hand、和 lizard，但老實說，這些線條實在是出我意料的細…」

2009. 03. 26 Huacachina

「綠洲因為周圍的沙丘而顯得珍貴，但直到爬上了那些沙丘，我才明白綠洲也許恐懼有一天周圍的沙向它掩埋下來。但它需要恐懼嗎？如果那是命運，我們需要恐懼嗎？」

2009. 03. 30 Lima

「時間的計算如果用分秒、小時、日子、看見日出日落、月亮的陰晴圓缺，並不能在這種平凡無奇的計量中看出日子和日子之間的差別，但事實是，每個日子都不同，不止未來，過去也一點一點在改變，伴隨移動的距離、說和聽到的話語、曾到過的地方、身體上的種種變化（生病、痊癒…），外在的風景都映照在內在的湖水中，外在本就是內在的一種投射，看見的風景其實取決於雙眼，『誰』才會看見怎樣的風景，而被映照、被看見的外在又反射進入內在，隨時間流逝，不同的觀看方式帶來新的風景，而新的風景又造成新的觀看方式。時間的流逝其實毫無意義，除非伴隨這些變化。」

2009. 03. 31 Lima-Buenos Aires

「正飛越南美洲大陸的上空，河流、山脈、湖泊靜靜躺在大地上，河流蜿蜒，而山頂有雪，大地是紅土色的，而湖泊的顏色非常神奇，黃色、綠色和乳白色，在山脈當中有公路穿梭，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是人工的東西。」

在秘魯的山間移動，是一次奇妙的出世體驗；從山間回到平地，是一次同樣奇妙的入世體驗。

離開了島嶼，飛機上載運著我和我的背包吉他，落地的時刻明白人真的可以什麼都不要，一個背包一把吉他就可以走得很遠；從 Cusco 要往 Aquas Calientes 住一晚準備到 Machu Picchu 朝聖，吉他和背包都留在 Cusco 的旅館裡，只帶了牙刷、一件外套、口琴和錄音機，這時已是我整個行程中最輕裝的時候，足資證明人再簡單還是可以活的；從 Aquas Calientes 回來，重又提起吉他和背包，以兩個半月而言已屬精省的行李竟被我覺得是多餘的、可以不要的。那之後扛著加起來逼近我體重二分之一的背包和吉他—我想大多數時候是我的精神力搬動這些行李的—離開了山，回到海岸邊，進入沙漠裡的綠洲。

綠洲慣常被描繪為天堂，或在朝聖的路上扮演一個綠樹垂蔭、夜晚有火炬與歌舞的奇幻地帶，周圍的沙丘與乾燥空氣阻隔使它成為陸上的島，一種不可思議的純淨讓它的存在遺世獨立。

沙漠裡的時間和城市山間都不同。沙漠裡一個日子一個日子過去，沒有每週七天，沒有季節和年歲，只有日出日落、只有沙丘上皎潔月亮的盈虧，所以那裡的人們夜晚總要作樂，因為這是化外的時間、是無人照看之地。月光下巨大的沙丘延伸一股安穩的純淨，縱然沙丘無時無刻在改變，月光、星辰卻給了它一種奇異的永恆錯覺。

朝聖者會這麼想：朝向山徑走去，一步步盤旋上昇是接近神的殿堂；而一步步向沙漠裡走去，神也許在月光下、沙丘上遠遠延伸的足跡中，但在綠洲裡人們只歌頌異教的女神，感謝她賜予的富有和豐饒，永恆的生命之泉，和永恆的時間。

離開沙漠回到 Lima，準備飛往阿根廷，循不同路徑回到這座城市，住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裡，換了一個角度觀看同一座城市，它一樣熟悉，只角度是陌生的。數算山間海邊沙漠日子，那些都是化外的時間，像作夢，或不存在的；時間的絲縷在我離開 Lima 的時候斷開，在我回到這裡時接上，如果不是一天天翻看日記、一個個 files 聽著那些錄下來的聲音，我會以為我並沒有離開得那樣久，甚或其實我根本未曾離開過。

我想沒有一個虔敬的朝聖者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然而的確存在著兩套時間，藉由身體的強烈困乏斷開世俗的時間，跳接到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輕盈的時間，那時間不流動，或是用不同的、甚或倒退的方式流動；當朝聖者再度回到俗世，當他的身體浸潤在這裡的空氣和聲音當中，他會漸漸回到這個世界的時間和重力場裡。設若我們能在這裡擁有另一個世界的時間和重力

場，所謂修成正果大概不過如此。

旅人II

2009. 03. 31-2009. 04. 09 Lima-Buenos Aires

2009. 04. 01 Buenos Aires

「最後我們都會體認到所有旅程都發生在內在，是心理上的距離構成一切的差異，而非時區或緯度的不同。」

「同一座城市其實可以有一百種模樣、描述的方式和接近、進入的方式，但換言之，同一個旅人，縱然走過一百座城市，他其實都在接近同一座城市。」

2009. 04. 02 Buenos Aires

「It's the rite. 現在我也擁有越來越多的祕密象徵。讓我看著星空時會微笑，散步時會感受到一些不同的東西，讓往前邁出的每一步都和從前不同。這就是時間的祕密了，它留下刻痕，在走過的路上，所以這個世界的一切越來越有意義，藉由某些無意中銘記下來的東西。」

2004. 04. 03 Buenos Aires

「當一個人走了很遠的路，他所期待的一切都在眼前了，那種突如其來的『什麼都不想要了』的感覺是哪來的呢？BA有很多的街頭藝人，小公園或徒步街道上的手工市集都可以遇到打扮很愛與和平、彈著吉他唱著歌的藝術家，熱情地分享紅酒和音樂。然而是什麼卡住了呢？這是我計畫裡想要的遇見，一起坐在市集彈琴唱歌，然而當我起身離開，卻感覺悲傷。」

「也許生命的真相便是如此，終究一切外在的事物會歸結到我們自身。問題和答案寫在生命的兩面，它們永遠不會碰觸到對方，但它們是雙生的，向生命以外的外界尋求答案，只會離真正的答案越來越遠，而最後，我們該學會，最好的方式就是赤裸地剝開自己，毫不閃躲，去除一切偽裝。」

2009. 04. 08 Buenos Aires

「當旅程走到某一個階段，旅人再也無法辨別新抵達的城鎮的差異，當城市的一切都從眼前淡出、褪色，旅人明白已經對移動感到疲倦，他唯一渴望的就是朝向故鄉的航行。唯一不令他疲倦的移動。我已經走得太遠太久，以致於不想說話了。」

旅程前行到了某一天、某個時刻，旅人向外伸展的好奇眼光會突然收斂，旅程會突然轉變為一種內在而非外在的東西，那個時候，無論我們去到

哪裡、遇到了誰，一切事物的改變都將發生在內在在某處而非外在，雙眼所及的那個世界。

我記得那一天我坐在某一個陽光普照的廣場上，忍不住開始揣想，每座南美洲的城市，都有一座滿是鴿子的 Plaza de Armas，而在這些廣場旁，又有一座一座相似的教堂…那時，所有的城市似乎都變得一模一樣了。殖民地式建築風格的拱型長廊環繞每一個廣場，即使是海拔三千三百公尺以上的地方，長廊下還是有一樣的小販賣一樣的冰淇淋和報紙，人們一手拿著報紙，另一手拿冰淇淋走到廣場上，找到一張空著的長椅坐下來，開始他們的一天。

那個時刻我意識到，我可能去過一百座城市，但由於教堂和鴿群實在過份神似，徹頭徹尾我可能只去了一座城市，更可能哪裡也沒去，也許我只是躺在島上南方的家裡，盛夏的午后，在潮濕的空氣裡夢著冗長的、關於異國的夢。又也許我真的到過這些地方，看著千篇一律的歌手出現在千篇一律的街角唱著他們千篇一律的悲傷小調…一邊蒼白而貧血，一邊華麗又虛幻；一邊是夢，一邊是現實；區分它們的乃是我們的眼瞼，但是我們不知道哪個在外頭，哪個在裡面。

旅程是一條只有起點的線，一條只有出發點而沒有終點的路徑。遇合的人與事物誘使我們短暫停留，在路徑上標記了錨點，這些錨點使旅人往前邁出的每一步和從前相較之下，有了一個基礎點的不同。這便是時間的秘密了。它留下刻痕，在走過的路徑上，因之越來越多的日子會找到它們自己獨特的象徵，越來越多的動作會成為儀式，意義會被賦予，在某些特別的時刻，藉由某些無意中銘記下來的東西。

生命的厚度是這樣堆疊的。

有趣的是，堆疊的加法，「實體」的重量有時會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那個時刻，無須任何人的教導，我們會自動學會減法。在意識的底層必定有一個自動平衡的機制，那使我們再也不想舉起鏡頭按下快門，不想錄下任何流過耳朵的聲音，不想開口以避免讓新的話語進入；某個機制阻止新的實體進行堆疊，像是沙灘上後退的碎浪，像是長長的吸氣之後的吐氣。

這個時刻進行的是生命的雕刻；白晝之後總是要有黑夜，否則，「下一個」白晝如何到來呢？

旅人III

2009. 04. 09-2009. 04. 18 Buenos Aires-Rosario-Cordoba-Santa Fe

2009. 04. 10 Rosario

「我還不習慣大陸的（看似）無限延伸，因為我從那麼小的島上來，我不習慣陸地上而非海洋的國界，我不習慣這種沒有邊際的感覺。像是沒有邊際的

城市。飛行帶領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對我而言它們就像島嶼一樣。」

「如果我能無礙地和人們溝通，那麼我將體會到另一種藩籬。像是在我熟悉的土地上，用我熟練的語言和某些人說話時，某些時刻如果不是他，就是我从別的星球上來。」

「語言究竟讓我們接近還是遠離彼此？某些時刻我需要更多的字彙，然而更多字彙並不見得能使人們更明白彼此的意思。事物需要簡明易記的名字。」

2009. 04. 11 Rosario

「在近河的紀念廣場上，夜晚上演了耶穌受難記，算是環境劇場了，在這樣的劇場裡，火炬是個好東西，水對心靈有益，火其實也對心靈有益，它使靈魂堅強。音樂也很好。我一個人站在人群中，卻一點也不感覺寂寞。最後有神父主持了彌撒，廣場上的人同聲誦念禱詞，配著歌隊的吉他唱著歌，獵戶座向西方的柱廊沉落，我耳中滿溢那種漸漸能夠辨識更多的語言…那聲音像音樂穿過我的耳朵，流進我的心裡。在星空下，人們擁抱，母親親吻小女孩的額頭，男人或女人的手環在他們愛人的腰上。我一個人站在那裡，但感覺自身的完整，在廣場上、在滿溢著愛的人群中、在星空下。我覺得我是他們的一部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份，是整個宇宙的一部份。」

2009. 04. 12 Rosario

「關於愛、關於人的命運、城市、歷史和廢墟、時間。想想中國人說『光陰』，說得真好，如果建築和城市的生是『光』，人的進駐是『光』，那麼人的離去和城市的荒蕪、建築的傾頹就是『陰』，少了任何一者，歷史都不完備，時間也不完整。」

「並非閉上眼就看見過去的每一刻清晰浮現，而是感覺所有風景、人事物和片刻，融成一團光，或是一股能量，這些時間切片以往被我從整個宇宙所有時間匯聚的地方剝離，被我意圖據為己有，但如此一來它們就死去了，失去閃耀的微光。而現在我將這些時間剖面歸還給宇宙，在我這裡是落葉，但回到那裡它像在樹枝上伸展的翠綠葉片，縱然名之為『過去』，其實還一直在生長著，藉著更多眼睛的觀看，更多記憶的匯集，那是一條意識之河，涉足其中（或是知覺自己涉足其中）使我感覺強壯、完整而不孤離。」

2009. 04. 18 Santa Fe

「真的不必問『你從哪裡來』，每個人身上都帶一點自己的領地（不說國家了）或曾待過，影響他最多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測，一個旅人如果不斷地移動，從不曾停駐在任何一處，他就不太可能只像某一個地方或某一座城市，當然他還是可以披上某座存在的城市的外衣，但在他恍神時就會顯露出漂流的樣貌了。」

「我知道我身上帶著一座小島，我從海上來，所以沒有邊界的大陸令我恐

慌，這事實大概不會改變，無論如何我不能離水太遠。蘆葦的種子隨風飄揚的時候，還帶有河水的記憶，水聲潺潺就在種子安睡的夢境裡，所以，小島就在我身上。在我每次下意識往河岸或海邊走去的腳步裡。而又因為這島是如此年輕，我就特別、特別喜愛有坡道的城市了。」

「每個人心中那座城市，原型理論上並不存在（這包含在它的定義裡），然而或許它是許多真實城市的拼貼，再假若夢沒有邊界，那麼『原型』的確存在於許多真實城市的角落裡，因之城市也是原型們的拼貼。」

離開島嶼之後，在南美洲大陸沒有盡頭的草原中央，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是從那樣那樣小的一座島上來。

從 Rosario 前往 Cordoba，從早晨到黃昏，六七個鐘頭車窗外全是一望無際的草原，沒來由的不安讓我並沒有在那座有七所大學的年輕內陸城市停留太久，才三四天就忍不住逃回離海近些的城市。等我回到東岸，翻開地圖，赫然發現那幾天正是身處南半個南美洲的中心，身體裡有一種生物的本能在我攤開地圖之前就告訴我這件事了；確實，內陸和島嶼上、海邊的空氣組成必定有著微妙的差異，儘管城市的模樣如此相似，當我身上的小島隨著巴士來到古老大陸的中心，它就是知道，離水邊很遠很遠了。

島嶼早就棲息在我的身體裡，並不只是我行走、呼吸在它上頭；那些住居在內陸國家的人們，也必定有一小方特別的土壤和空氣跟隨在他們的身體裡。某一天我就不再問「你從哪裡來」了，因為我們都一樣，孕育我們的土壤和我們自身，是互相根植在彼此當中的。

在南美洲移動，令我感觸最深的卻是遠在歐陸的瑞士（或說是幾個來自瑞士的旅人身上帶著的那個瑞士）。這個國家早在二次大戰前一百多年就宣告中立，它不插手任何一方，不表達任何觀點，兩百年來在阿爾卑斯山下靜靜地生產他們的巧克力和咕咕鐘、經營他們的銀行，時至今日它沒有加入歐盟，也不通用歐元，如果把個人主義擴展到國際層級，瑞士不折不扣是個個人主義味道極濃的國家。我在南美洲遇到的幾個瑞士籍旅人，都正好有幾個共通點，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永遠保持著一段距離，靜靜地觀察周遭的人與環境，卻都十分友善；其中一個義大利裔男孩，甚至告訴我他腦中有個 switch，可以隨時切換瑞士人和義大利人的行為模式。

那使我明白，就算披上漂流的外衣，我的島嶼就在我身上，這是無可逃遁的事實。因之，在漂流的同時，他鄉的鏡子時時刻刻為我們映照出同樣也是漂流著的根，每個人，誰都一樣；縱然人們使用不同的語言，但彼此眼角的笑意、背後牆上漂流的根的影子是多麼相似。

人類有一個總體的潛意識心靈，匯聚所有個人內在的意識之井，連通到一條巨大的地下水脈，看不見但始終存在，除非是在安靜的夜裡，將耳朵貼近地面，可以聽見它潺潺的水流，另一個方法是選一小方土壤，把自己種下來，如此那水流就在身體的內部而不再是一個看似與我們毫無關連的物件

了。

生滅、消長、光陰，一切在那條河流裡，無始無終。

街頭III

2009. 04. 18-2009. 04. 22 Santa Fe-Buenos Aires

2009. 04. 18 Buenos Aires

「昨晚去看了小劇場《Sucio》，發生在洗衣店，三個男人間的故事。雖然部分對白我無法理解，還是跟全場的觀眾一起從頭笑到尾，這就是劇場的魔力了。燈光、音樂、充滿能量的演員、舞台，我以為我已經離它們太遠，但儘管飛過半個地球，一走進劇場那股熟悉的魔力再度襲來。是的，進過劇場的人是不可能再離開的，此刻我知道回去我必定會再做劇場。」

2009. 04. 19 Buenos Aires

「下午去了 La Boca，因為多雲的天空，La Boca 的明亮色彩都不見了，買了明信片，其中一張上有個手風琴手，然後，我轉個彎就遇見他了。在小商店街裡頭，把房子臨街那面牆打開就變成舞台了，他一個人坐在舞台上，不停地拉著他寂寞的手風琴，這是我期待已久的風景。坐在他前面的樓梯上聽了半個多小時，之後他招手要我過去，給了我一張 CD，在我的明信片上簽了他的名字。…再一次告訴自己『現在你有理由非再到這裡來不可了』。」

2009. 04. 20 Buenos Aires

「中午去（我的阿根廷保人）小綠媽新開的外賣店，…小綠和小綠姐站在門前發傳單時，我就站在那裡唱歌，似乎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那樣唱歌，感到又活過來了。小綠和她的姐姐們都很獨立，和媽媽又都很親，開在異鄉的花，似乎都有一種特別的香。」

「晚上搭地鐵去聽 La Bomba de Tiempo，…鼓和節奏，特別來賓的吉他都很棒，還有 trumpet 不知道怎麼做得很電，非常特別。」

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幾天，傍晚或夜裡在我停留的那條街上都有街頭藝人一個人、或一群人，彈吉他、或一種特別的豎琴、又或以一個小型爵士樂團的形式出現，然而那幾天的劇烈咳嗽，讓我的身體和精神同時進入一種休眠的狀態，所有的歌者似乎唱著一模一樣的歌，他們的小喇叭和豎琴、號口和絃絲傳遞相同的歡快，然而那歡快卻又不像是真正的歡快，只除了一個在路燈照不到的角落，默默彈唱披頭四 Yesterday 的老樂手，他的音樂和他本人有一種說不出的相稱，同樣的鬱鬱寡歡。

等到週末我的憂鬱症被認真工作的決心擊敗，帶著錄音機走上街頭，在那幾個我印象裡有街頭演出的角落、街口，人們全都不見了。

在阿根廷，週末沒有人逛街、沒有商店營業、連街頭藝人也放假。

這是我見識到一除了昂貴的餐廳以外一足資證明這個國家舉國上下全是貴族的鐵證。硬幣、國旗，處處可見那顆張牙舞爪、高傲的太陽，殖民統治者對於自己種族的優越感在獨立近兩百年以後的今天還存在一並且內化一成為這個國家的一部份，成為他們舉手投足的一種標的。藝術活動也不例外。

在阿根廷，在街頭之外，這是我在島嶼以外的地方第一次走進小劇院去看劇場演出。午夜場的電影很常見，但午夜場的戲劇演出顯然並非島嶼的特產，我查了演出手冊，買了一張十一點半的戲票，十一點左右到劇場外，冷清清空蕩蕩連個鬼影都沒有，十一點半過五分鐘，上一場戲的觀眾才悠悠閒閒從劇場裡晃出來，三三兩兩討論著說晚安之前先上哪來杯咖啡；而我買了票的戲，十二點過觀眾才坐下、亮燈開演，演完觀眾散場已是將近凌晨兩點的事了。

我立刻想起在島嶼上要辦阿根廷簽證時，辦事處的網頁上是怎麼交代的，只說簽證官到日本養病休假去了，觀光簽證完全停辦也無人代理，言下之意是要辦你就去韓國或香港辦吧。之後，當我在秘魯的阿根廷辦事處申辦時，也深深對他們收件取件時間感到困惑過：一週五個工作天，每天只有兩小時收取件，如果你今天少了一張文件，回家拿好再來已經超過每天只有兩個鐘頭的收件時間兩分鐘，那就抱歉囉明天再來吧。在那裡，一切都是那麼緩慢、優雅，真的沒有十萬火急的事。

我想這一切因為他們全都是貴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連賣粗糙手工藝品的小攤販看起來都高貴得很；而真正的貴族即使面臨現實逼得窘迫之際，也不會放棄優雅，他們只會擺出時不我與的姿態，言行舉止間流露出淡雅而恰如其分的哀傷。

正是這一切必須恰如其份的舉止讓他們的戲劇、舞蹈、音樂顯得迷人，裡頭有一道道亟欲衝破高雅平靜的海面，其實暗濤洶湧的波浪；像是化妝舞會上，每一道藏匿在面具背後的狡黠目光。那對比、那張力，熱情因壓抑而爆發力十足、令人摒息，在小劇場裡看得見，在午後路邊餐廳用餐者桌旁跳探戈的舞者身上看得見，連街頭藝人身上也不例外。

他們不問自己是誰，他們覺得知道自己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自己跳著貴族的舞步便已足夠；而同樣具有殖民地歷史，我的島嶼上的人們和歌者卻顯得困惑許多。那種由內而外，純粹的姿態究竟從何而來？

我想答案還是得回到土地裡去找尋。

島嶼上先進、便利的資訊取得使我們在追求形式上是很成功的，但小劇場或大型戲劇也好、民謠或流行音樂也好、水彩油畫或裝置藝術，在美麗的形式框架底下，我們不知道要訴說什麼樣的故事，不明白該認同我們是誰。

但阿根廷的落難貴族們，知道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縱然也許第一代殖民者沒有留下認同土地的基因，縱然他們衣服上的蕾絲早就破損泛黃，他們信仰自己，他們並不盲目尋求外來的新的形式，他們用一種緩慢而優雅—早先被我誤以為是裝腔作勢—的語調，歌一樣數說著老故事。

所以就連老街頭歌手，半眯著眼皺著眉彈著吉他唱遠從英國飄洋過海而來的披頭四歌曲，都多麼南美洲、多麼阿根廷、多麼布宜諾斯艾利斯…

我來此，爲了找到徒具形式的空洞表達之下還可以說什麼，透過任何一種形式的創作究竟還可以傳達什麼，而那一刻答案很清晰地在我心底浮現，指向半個地球之外正要進入夏初的島嶼。

這個島嶼的故事，就是用最簡單的民謠在街上唱著，也可以唱一輩子。

著陸

2009. 04. 22-2009. 06. 24 Buenos Aires-Toronto-Hong Kong-Taipei-Tainan

2009. 04. 23 Toronto

「那只不過是昨天的事，然而從南半球飛到北半球，心理距離和實際距離似乎一樣遠（或者更遠？）。等待轉機實在是一個奇怪的狀態，這個地方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或許看遠一點，停留三週的阿根廷也是一個 transferring spot，是由停留時間的長短決定的嗎？如果生命一直在轉機，那真是件可怕的事。」

2009. 04. 26 Home

「意識到自己也許一輩子要跟許多自己的毛病掙扎，長遠想起來，活著真不容易。不但有外患（早習慣了卻還是碰一次痛一次），還有內憂，何時這種內外交逼可以終結，也許是我死去那天，將不再恐懼，不再憂慮，但也不再能創作。這便是活著的真相了，甘苦全是一回事。都在呼吸間。」

2009. 05. 12 Tainan

「我是回來了。我是在這裡了。」

轉了兩趟機抵達拉丁美洲，回來時轉了三趟，飛越半個地球果然不是容易的。

起飛、降落、再起飛、再降落，悶熱的時節回到島嶼上已過了近兩個月，因爲身體和行李早一步落地，心卻遲未著陸，此刻停駐的地方還像是落地之後又要起飛的轉機點。除了簡單行李和吉他，一直陪伴身邊的就是自己，像永無止境的爭戰、拉扯，像完成朝聖之旅再入凡塵的朝聖者，若曾參透天機，

也許了悟一切終將是虛耗，生命終究是一站接連一站的轉機點，停留時間長短各不相同而已；但也許他決定活著一天就要出色一天，如果每一次落地都短暫，都得再飛，有什麼理由阻止他在短暫停留那幾小時、幾天、幾個月或幾年裡寫一首詩、唱幾首歌？

尋找一口水井取代港口，尋找一個愛人、一個家，為我們終結一次又一次的航行，如若永恆的漂流與虛耗是活著逃脫不了的宿命，還有什麼是比落地、生根更順當的渴望、追尋？

就算落地生根終究是個不可能的想望，因為每一處皆是轉機點，每個地方都是異鄉。既然他鄉一直都存在於我們所在的地方，那藩籬其實在內在某處而不在外面、不在任何風景裡。假若有一天，在無止境的飄盪中，我們找到一些人與故事的經緯交錯出一個個座標點，那些點能標記我們置身其中那些虛無的時間與空間，那些點連成的軌跡能告訴我們自己是誰、將往哪裡去、此時此刻該述說什麼樣的話語、唱什麼樣的歌，到那個時刻，天涯海角，無論去到哪裡，都不是異鄉了。

到那個時刻，每一次轉機、等候再起飛之間，我們都能夠真正地著陸。

三、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98 年度築夢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費用別			金額 (台幣)	說明
項	目	名稱		
一		學雜費	5,021	學雜費補助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上限。
二	1	機票費	102,000	
	2	船舶及長途大眾運輸工具費	13,686	
三		生活費	70,600	詳如生活費明細表 (生活費按核准之出國期間日數計算，最多補助 90 日)。
四		保險費	2,166	保險費補助以保額為新台幣 400 萬元為上限。
五		手續費	9704	
合計				203,177

四、成效評估

『等地理學家證實探險家的品格不錯，再調查他發現的成果。』

『親自去看？』

『不，那太複雜了。我們要求探險家提供證據。例如新發現的是一座大山，就要他從那邊帶大石頭回來。』

——聖修伯里《小王子》

或許這些憂鬱的心情、優容的心態、悲歌只是走私品，顯然不止起初不懂忽必烈汗的語言的馬可波羅必須拿出鼓、醃製的魚、疣豬牙串成的項鍊來表達自己，探險家也得對地理學家提出證據。除了我的故事，現在得拿出證據來了。具體成效評估、期程如下（參照原計畫進行實行上之修訂）：

社會大眾

透過以下具體方式，期望推廣客家新音樂，以及提升、開拓大眾視野。

• 客語專輯出版

（預定出版曲目 12 首，將上架發行及舉辦至少 4 場唱談會，98 年夏天完成製作與出版）
回國後因思考新作與舊作語氣與心境上的差異，為避免只為增加曲目而使專輯顯得沒有一致性，決定以這趟旅行為分水嶺，旅行前完成的作品將先出版為收錄 6-7 首曲目的 mini album。而在旅行期間，先前錄好的 6 首曲目也已完成後製，目前正與錄音室及製作人討論出版方式，將於 98 年秋天出版。唱談會將隨專輯出版一併規劃。

• 網路平台架構

（照片不少於 600 張，總字數至少 15000 字，98 年 6 月底完成）

照片平台：<http://picasaweb.google.com.tw/dramaMISA>

文字部落格：<http://marozia-ic.blogspot.com/>

照片平台已完成，出國期間共拍攝約 800 張照片，日前整理照片時，將照片上傳數目刪減到 340 張，雖然數量未達預期，但每張照片都經過再三的挑選，避免數位相機帶來的影像氾濫問題。

文字部落格已公開，內容陸續增加中。

• 民謠採集座談分享會

（預估長度 1-1.5 小時，至少 2 場，98 年底前完成）

錄音資料整理及製作中，期程將依原定計畫進行，目前預定 98 年 7-8 月

在台南高雄地區舉行。內容將不只是採集到的錄音，還會包括旅行故事的分享以及新的創作曲，活動完成將再寄送記錄資料予客委會以利存檔。

官方

針對各停駐點的公共空間及街頭藝術行為之觀察比較，提出對國內街頭藝術行為與場所之發展建議，可供做公共空間營造或改善之參考。

• 提交報告書

(照片不少於 40 張，文字不少於 10000 字)

分為兩部分，其一為實地活動記錄及採集資料之呈現、探討，包含照片與文字說明，參見附錄 2；其二為實地走訪之後，對於國內外藝術環境、精神之比較與省思，參見本報告書第二項「實際執行情形」之 p5-9、p18-20〈街頭 I〉、〈街頭 II〉、〈街頭 III〉。

個人

第一張客語專輯出版，第二張專輯發想

新「客家」精神之體現，世界觀與跨界音樂視野之提升

旅途的尾聲，我在阿根廷的 Rosario 曾在日記上寫下『假想一些問題例如“旅行有什麼收穫”（這絕對是一個糟糕的問題，它糟糕是因為它像地理學家一樣要求探險家提出證據，而早在旅程到一半時，我已在盤算回去要把錄音機賣掉。）好了，現在決定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回答“不如我們來談一談愛和宿命吧，談一談歷史和人的過去是怎麼決定未來，卻又一點一滴被現在改變…”』

果真如行前會上某位審查委員所言，這趟出走回來，最重要的東西並不在我的 M-Audio 和相機裡。我可以透過錄音與照片描述那些過去從沒聽到過的聲音、從未見到過的風景，然而我所有的感受如何完全傳達給聽者？也因之我體會到實地經歷的可貴，下雨天只有拋開雨傘走入雨中的人可能體會大雨傾盆那種淋漓盡致的快感。「傳遞」包含了介質——也許是語言、文字、聲音、畫面——的折射，因之完全的傳遞是不可能的，確認了這樣的不可能之後，我就能知道如何貼近不可能的邊緣，把我感受到的盡可能傳遞，透過歌聲、透過文字甚至劇場把故事說好。這是此後的課題。

這趟遠行給了我很多答案，這些答案有部分在旅途中一一浮現，然而大多是在回來之後，在一遍又一遍重新翻看日記整理成文章、一張張照片修正剪裁的過程中找到的。那些外在的風景像鏡子，映照出自己的模樣，映照出自己的風景；過去我隱約猜想自己從何而來、可能是誰、要唱什麼樣的歌、也許該如何唱，而現在那些猶疑不定的都變得更加明晰。

七十天的故事、一些觀點、一個姿態、下一張期程表，這些就是此行我所有的收穫。

五、檢討與建議

生靈的地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如果真有一個地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不再受苦痛折磨。對大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份，直到你再也看不到它。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在地獄裡頭，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第九章末〉

一九零九年一位土耳其的天文學家從望遠鏡裡看見一顆小行星，但他在向國際天文學會呈報時，因為穿著土耳其服裝，所以沒有人願意聽信他所說的話；到了一九二零年，這位天文學家換上歐洲人的裝束，穿著入時、格調優雅，這次每個人都相信了他所做的報告。這顆星星的名字是小行星 B612，讓許多大人和失散多年的純真重逢的小王子就從那裡來。

一年前我曾在某個官方舉辦的客語歌曲比賽獲獎過，得獎固然是莫大的殊榮與鼓勵，那時的我卻不是個都二十四歲了還只要有糖吃就心滿意足的小孩，從直到頒獎典禮上才知悉詳情的評審制度到頒獎典禮本身，許多事實令我困惑了好一段時間。有時某些實則毫無理由的事情會以理所當然的姿態出現，甚至本是立意良好的事，透過人爲、制度的操作，反而扼殺自己的本意。

儘管一直小心翼翼，有時我還是會犯同樣的毛病。

在去年著手撰寫計畫書之際，一開始我就感到窒礙難行，向來隨性成習慣，一時要在如此具體的大綱下寫出一個要求「具體」的計畫，這比寫一百首歌還困難。縱然那時候我還不確知一趟兩個半月的遠行究竟能帶來什麼樣的成效，一個難得的旅行機會實在過份誘人，於是在我當時正撰寫碩士論文大綱的友人建議之下，我在計畫書裡列出了許多對我而言實在明確得過份了的目標。

我曾聽過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一個媽媽說她那申請某大學校系的女兒，就是不肯聽她的勸說，最後穿得「像個保險從業人員」去面試，然而更有趣的例子在早就不是高中應屆畢業生的我身上。當然我沒有穿得像個保險從業人員去面談，但我的計畫書某部分確實遵照了穿得像個保險從業人員的精神：爲了取信於可能的贊助者，我逆向操作，堆砌了許多違背本性的數字在計畫書裡企圖讓它看起來更可行，當然最後這些數字第一個找麻煩的對象還是我自己。

事實上數字是有益的，讓我在寄出計畫書之際對自己能做的事多少有點明確的把握，然而此行最大的收穫卻無法量化，難以放在計畫書上，這凸顯

了僵化的數字的一大缺漏。

一份用許多數字去充填的計畫書，是易於撰寫和閱讀、並且節省大量時間的，但在明快的數字底下我們失去許多無法量化的可能；換言之，在許多既成的規則之下，機械化和生產線化省去了思考和理解的時間，卻也省掉了創意、省掉了彈性。

我很清楚這份報告裡仍有太多過份理想的觀點，尤其關於街頭、藝術和社會的段落，然而這些觀點也是在觀看思考之後形成的，它們是可以學習的；所以假若在這趟旅行之後，我的文字、我的歌曲能夠讓更多人嘗試去感受、思考他們過去輕易略過的問題、建立一些觀點、找到一個活著的姿態，那麼有一天，這些就不會只是理想了。

仍要感謝客委會。這趟遠行確實讓我的視野跨出邊界，不只是音樂上的邊界，還有對於人與人、人與環境的思考。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結尾孵育了一個人類的夢想：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在地獄裡頭，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如果我因為這趟旅行而對於不是地獄的東西能更清楚地分辨出來，並且以獨自遠行鍛鍊出來的堅強，勇敢地抵抗可見的、或偽裝成天堂的地獄，給予那些不是地獄的事物存活的空間；這個每年度的計畫案就不只是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它本身，就是一個夢想。

六、其他

附件 1 原核定計畫書

附件 2 街頭藝術採集活動相關照片資料與說明

附件 3 資料光碟

